

書架旁的讀者

Л·格列賓妮可娃

有一次，卡爾·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和勞拉要給馬克思填寫一張特殊的“調查表”，對於“你所愛好的消遣”的問題，馬克思回答：翻閱書籍。

莫斯科柴霍甫圖書館的許多讀者都為這種消遣所吸引。不久以前，我們對圖書組織了開架式。以前，我們不止一次地聽到讀者抱怨說圖書館很少把自己的藏書介紹給他們。“你們介紹給我們的總是同樣的那幾本書，而在你們‘后台’那兒有些什麼書呢？想必，都是些最有趣的……。”

因此，我們雖然向他們推薦利用目錄，在陳列室及輔助櫃中挑選合適的圖書，但讀者照例仍是不滿足於這些。的確是，即令在目錄卡片上寫有內容提要，也不能給予讀者關於一本他未讀過的書籍的完正概念。至於陳列室及輔助櫃中，這裡的圖書實在就不是那麼多。

當然，讀者的抱怨也不總是有理由的，在我們圖書館中，也如其他圖書館一樣，工作人員都細心地準備着出借，力求利用全部藏書，什麼也沒有藏在“后台”。但要知道，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各個不同的人，就有多少各種差異的興趣。

請試試給一個讀過很多書的讀者挑選本書看看，他將會長時間地翻看圖書館員提供的這本書，而結果仍然是不滿意地走開去。儘管你熱切地希望幫助他選擇需要的書籍。而且當你最後發現了那本為讀者需要的書恰好被留在書架上時，常常是使人感到多麼懊惱呵！圖書館員簡直是沒有想到推薦它，而讀者也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

實際經驗迫使我們思考用什麼形式把最好的書籍介紹給讀者。

參觀書

已經有三年的時間了，我們經常地一月舉行兩次（在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日）新書述評。這樣，讀者可以經常地熟悉最近新到的書籍。

但是如何去注意以前買來的圖書呢？要知道在書架上一定可以找到不少有趣的、但卻常被不公平地忘掉了的書籍。

我們就決定利用其餘兩個星期日組織讀者參觀書庫。這些參觀通常是帶着專題性質的。在大多數情形下，我們只把藏書中一類的內容介紹給讀者。

怎樣組織參觀呢？

讀者在規定的時間集合到圖書館中（通常不超過 20—25 人），由引導參觀的工作人員邀請他們到書庫中，他和他們一塊走近一個個書架，並且開始講說書籍。圖書館員首先介紹整個大類，說明它的標題，有哪些圖書，它的排列順序等。然後讀者自己選擇自己需要的著作，而圖書館員就把它們登記在書卡上。

有時，我們組織不只一類的參觀，而是幾類一起參觀。例如，在第六次全世界青年及學生聯歡會以前，圖書館員給讀者介紹了一批關於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治及經濟的書籍；此外，還介紹了一些文藝書籍。又如在偉大十月革命 40 周年前夕，舉行了闡述關於我國共產黨的、關於蘇聯歷史的圖書的參觀。

參觀收到了效果：被我們“忘掉的”圖書的出借量增加了。讀者對圖書館給予他們自己選擇圖書的機會表示感謝。

但是，為了廣泛的揭露藏書，僅靠參觀是十分不夠的。我們為了準備它耗費了許多人力及時間，而能享受到的讀者卻很少。這只是因為我們的書庫非常狹窄，不能容納所有希望參觀它的人。

不放棄這個工作方式，我們決定了組織書籍開架式。

借書處的開架式

在借書處，靠近出借處有幾個書架，供給讀者查閱書籍。自然，這裡陳列的書籍要比陳列室和輔助櫃中的書多得多。在這裡可以挑選很多主題的書籍，例如：關於蘇聯共產黨和外國共產黨傑出的活動家的生活和工作、關於蘇聯的對外政策等方面的書。這裡收集了不少關於科學無神論問題、關於俄羅斯藝術大師、關於醫學、關於青年一代教育問題

的書籍。也廣泛地介紹了藝術作品。在一個總標題下的每組書前，都有一張導片。譬如：關於蘇維埃人在國外會見的書籍。我們特別注意對書目的宣傳，在書架上特別分出“關於書的書”一類，經常用書目索引來補充它。

為開架用所挑選的圖書，要經常地更換。這樣，讀者就有可能逐漸熟悉大部分藏書。

圖書館員要預先研究書籍，以便回答讀者的問題。舉行書目述評——這不僅是為了工作人員，而且也為了讀者。

讀者從書架上直接取去的圖書，要單獨地登記。這使我們可以發現出借處新的工作方法的一些缺點。有時讀者選取一些通常不被廣泛需用的書籍，如：“蘇聯國際關係及對外政策史”這樣相當大的著作，以前被認為是狹隘專門性的書，只借出過一兩次。但是，一經把這種書放在可以自由接近的書架上以後，它就立刻博得了歡迎，所有的几部分都借出去了。各種職業及嗜好的人：工程師、領撫恤金者、大學生及其他的人都借用這本書。

下面這些書也被認為是“不通用的”，如：“蘇聯有效條約”集、M. 伊凡諾夫的“伊朗的歷史概論”、A. 孟甫萊特的“1871—1891 年的法國對外政策”等，但它們也被借出過不止一次。

組織書籍開架式，使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們的讀者日益增長着的需要。當然，並非他們所有的人都感到需要獨自去選擇圖書，而有些人現在寧願借閱圖書館員提供的書，他們說：“你們借給的書，通常都是很有趣味的。”

但是，我們也有這樣一些讀者，他們不滿足於圖書館員推薦的圖書。不僅如此，甚至在這些書架上他們也不是總能找到需要的書。這些人主要都是各門科學的專家們，必須把圖書館中藏有的所有他們感興趣的圖書指給他們看，我們允許這些讀者直接到書庫中查閱圖書。

圖書開架式促進了更可區別對象地為讀者服務，現在，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圖書館中找到他真正感到興趣的書。

利用開架式，讀者常常可以碰到他完全不準備借的書。如：工程師 H. 波羅金可夫原本打算讀反宗教的書，而當看到書架上有像 A. 湯地的“偽善者”、Д. 米哈涅維奇的“俄羅斯天主教反動史”、Ем. 雅羅斯拉夫斯基的“論宗教”這些書，就很高

興地把他們借走了。另如 A. 阿凡爾巴哈教師對於 IO. 但尼司的“獄中書信”，Г. 季米特洛夫的“萊比錫審判”等書感到興趣。

這樣，開架式促進了社會政治和自然科學圖書出借量的增加。此外，它也幫助改進了圖書補充工作。一些專家的讀者，在掌握了很多大類的藏書情況後，給予我們許多寶貴意見，告訴我們，怎樣和以什麼書來補充它。我們圖書館處在莫斯科中心地區之一——斯維爾德洛夫區，在這裡有許多劇院、博物館、藝術展覽館。我們的許多常來的讀者，自然不斷注意着有那些關於藝術方面的書籍，如：B. 阿列克山諾夫工程師建議我們購買關於俄羅斯畫史的書籍。區里有好幾個建築工作者的宿舍，他們都是圖書館服務的對象，而關於他們專業性的圖書，如讀者有根據地指出的，我們都很少。我們就購買了很多關於建築業的書籍。

閱覽室的開架式

一直到现在，關於開架式只談到出借處，但還更早些，就在我們的閱覽室實行了。這裡沒有任何專門的書架，讀者直接進入書庫，在那裡翻閱需要的書籍，圖書館員只是把書目資料推薦給他，注意看着他是否正確地放置書籍。

由於實行開架式，雜誌的流通率及出借量提高了。往往只準備借“青年技術”雜誌的讀者，而看到架上有許多其他的科學通俗期刊，也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讀者也幫助了閱覽室的藏書補充。在這兒的書籍比在借書處借出的時間更短，它們常常是放在原處，因此，很容易斷定收藏有哪些圖書。

* * *

開架式的優點，無論在借書處或在閱覽室中都是無可懷疑的。讀者可以自己“翻閱圖書”，而在同時我們仍保持着向讀者推薦的原則，因為架上的圖書都是選擇最好的、現實的題目。

結果，我們書籍的出借量顯著增加了。在一月和二月份中，它還未達到 7,500 冊；而在三月份，由於實行了開架式，就超過了 8,500 冊。圖書館員現在開始更深入地和認真地研究藏書。而且最後，最主要的是，讀者現在有可能不根據目錄卡片，而根據書籍本身來獲得對於藏書的概念。

（范文津譯自蘇聯“圖書館員”1958 年第 7 期，轉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8 年第 12 期）

如何在圖書館的諮詢工作中利用期刊

波兰国家圖書館書籍与閱讀研究所 克拉拉·謝凱維奇

在1956年第12期的“圖書館員之友”雜誌上，刊載了我寫的一篇文章，談到每一個名符其實的鄉圖書館所必須有的起碼的書目諮詢工作。當時我曾經提到，期刊是諮詢工作的重要泉源。現在我來較詳細地談談這個問題。

有關現代作家和學者，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最新成就，有關時時發生的事件，有關旅行和其它許多問題的報導，不能主要从書籍中找到。書籍生產的技術過程本身，一般需要半年的時間，而在此以前著者還需要花時間去寫作。利用書籍來傳播消息，在最好的情況下，要有約一年的時間才能做到，而讀者却經常來詢問那些在書籍中尚未見到的人物的情況和問題。報紙和期刊就是獲得這些問題答复的泉源。關於每個圖書館應當有哪些期刊，我已經在本刊今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上談過了。關於各種期刊的種類和性質，留待以後再來討論。本文的任務，就是要在利用期刊來為鄉、市或縣圖書館諮詢工作的需要服務的方法方面，給圖書館員以幫助。

鄉圖書館員經常使用的期刊是不多的。但就在這些期刊中，他能夠找到許多可以為圖書館諮詢工作所利用的資料。如文學期刊或“圖書館員之友”上的有關作家生平的傳記資料（“圖書館員之友”最近刊載過許多這一類文章），“女友”之類的期刊上的實際建議，“知識與生活”之類通俗科學期刊上的有趣的科學事件，等等。

在市圖書館里，訂閱的期刊較多，圖書館員找得這類資料也較多。不管是在鄉圖書館，或者是在市圖書館，了解各種期刊的性質和盡量全面地熟悉各期的內容，都同樣是圖書館諮詢工作中利用期刊資料的基礎。在翻閱圖書館新到期刊的時候，圖書館員必須特別注意那些估計對他的圖書館可能有用的文章。最好是把那些較有意義的文章的篇名記錄在寬大的卡片上，以便我們記不起的時候可以從卡片上容易地找出這時我們所需要解答的問題。如果我們還編制有讀者諮詢卡片的話（見“圖書館員

之友”1956年第12期），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在期刊上找到的答案記上。期刊論文索引和讀者諮詢卡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不要把它們混淆起來。讀者諮詢卡片記入的，是具體問題的答复；而期刊論文索引記入的，却是圖書館員將來可能收到的問題的答案。例如，讀者沒有詢問圖書館員有關飛行員熱維爾柯的事情，但是由於他的逝世周年紀念的來臨，並且已經見到這個題目的文章，因而就應該把它記入到期刊論文索引中，其著錄的格式如下：

熱維爾柯，弗蘿登舍克

莫斯特，W.：在熱維洛夫斯克上空

“變換”，1957年第37期，第1頁

在這時候，不應漫無限制地把所有遇見的文章全記下來。如果圖書館員知道，在“女友”每一期上都刊載有時裝一欄，那麼拿幾期給女讀者并告訴她到什麼地方去找就行了。傳記資料是最有用處的，它們首先應當收入到期刊論文索引中。此外，科學、文化、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也都要合理地加以挑選。

期刊論文卡片是按照所著錄各篇文章的主題的字順次序排列的。在上述情況下，“熱維爾柯”就是個主題；在另外的情況下，“切什恩”、“人造衛星”等等，也可以用作主題。

農村圖書館是很少編制期刊論文卡片的，因為大致記住它收藏的幾種期刊中所遇到的哪些問題是並不困難的；在有較多數量的資料的市圖書館里，編制期刊論文卡片的需要就較大。還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們對於卡片的需要也較大，這就是教師和中學生等等。縣圖書館，由於它所擔負的職能，必須設有較大規模的諮詢工作室，這不僅是為了本身的用途，同時也為了各地的需要。它應當在編制期刊論文卡片時，注意到較大數量的期刊和各種各樣的

問題。这种卡片可以包括几百种題材，并且应当不断地补充最近几期期刊中的材料。应当在講習班和會議上通知乡圖書館員：他們可以經常到县圖書館去利用期刊論文卡片；这套卡片收有最有意义的期刊資料，它是按主题排列起来的。把自己所不能回答讀者的問題提給县圖書館，这是乡圖書館員的責任。同时，在需要的情况下，县圖書館就应当借給乡圖書館期刊，在这些期刊中讀者可以找到所提問題的答复。

国家圖書館書目研究所出版有一种“期刊論文索引”。它反映着几百种波兰出版的期刊的内容（1957年它登記了739种期刊——从周刊到年鑑——的論文）。这个索引所登記的包括：科学、文学、社会政治、技术各方面的期刊，中央机关的机关刊物，最重要的通俗科学杂志，画报及两种日报——“人民論壇报”和“华沙生活报”等的論文。像“女友”、“妇女与生活”之类最通俗的期刊，以及兒童和青年閱讀的杂志，都不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圖書館員感到兴趣的期刊。在非科学性的期刊中，則不选取那些零星的短文。“索引”登記着每日出版的刊物中所登載的政府机关的消息、專題文章和評論。每期“索引”后面都附有所收期刊的目录。

“期刊論文索引”采用分类排列法，但不是十进的——它与“書目手冊”的排列法是一致的。在这个分类表中分出比較詳細和现实的小类。下面就是“期刊論文索引”所采用的分类表（只列出了大类）：

- | | |
|------|-----------------|
| I | 馬克思列宁主义 |
| II | 人民波兰 |
| III | 苏联社会主义建設、人民民主国家 |
| IV | 世界政治和經濟 |
| V | 哲学 |
| VI | 历史 |
| VII | 社会政治科学和經濟科学 |
| VIII | 計劃、統計、监督 |
| IX | 財政 |
| X | 劳动 |
| XI | 国家和法律 |
| XII | 軍事 |
| XIII | 数学——自然科学 |
| XIV | 技术、工业、手工艺 |
| XV | 交通和电信 |

- | | |
|--------|------------|
| XVI | 商业 |
| XVII | 公用事业 |
| XVIII | 农业 |
| XIX | 医学 |
| XX | 文化、科学、教育 |
| XXI | 語言学 |
| XXII | 文学 |
| XXIIa | 文艺書籍 |
| XXIIb | 青年讀物 |
| XXIII | 艺术 |
| XXIIIb | 乐譜 |
| XXIV | 宗教、宗教学 |
| XXV | 圖書館学、圖書館事业 |
| XXVI | 总类 |

每期都附有重要的人名、地名以及一般机关的索引，它对圖書館諮詢工作中利用“期刊論文索引”是特別重要的，例如，我們寻找有关爱因斯坦的資料时，就通过人名索引找到与他有关的論文所在的各种刊物。对于全年各期还有全年的索引。

对此还有几点补充說明。除了双面的“期刊論文索引”之外，还有一种單面的，我們可以把它裁开，并且在剔出不需要的資料后，便可組成卡片索引。全年的訂价是，双面的200茲罗提，單面的280茲罗提。詳細情况可向华沙拉柯維茨街6号国家圖書館出版部詢問。

我这样詳細地談論“期刊論文索引”的目的何在呢？要知道，各乡圖書館都还没有訂購这种索引；同时，所有县圖書館也还不是都已具备了。但是另一方面，“期刊論文索引”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期刊論文卡片，而这种卡片却是諮詢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县圖書館大概应当訂有这种出版品。农村圖書館和小型的市圖書館应当知道县圖書館訂有这种出版品，以便需要时可以利用。同时，每个圖書館員都应当知道有这样一种出版品并会使用它。这当然不是說，这是一种必須遵守的新指示；所有这些都仅仅是項建議，其目的是为了活跃和丰富圖書館工作的内容。同时，只有那些認為有使圖書館工作更加深入的必要的圖書館員，才会想去利用它們。

（何政安譯自波兰“圖書館員之友”杂志
1958年第5期，吳英曾校）